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松陽講義

(上)

陸其英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B222

LB45

1

B222.1
L845

松陽講義

(上)

陸應其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207 92



10125376

序

隴其在靈壽。簿書之暇。輒至學聽諸生講書。有所觸發。間疏其意示諸生。或述先儒註解。或自抒所見。欲其卽聖賢之言。引而歸之身心。不徒視爲干祿之具。使書自書。我自我。積久得一百十有八章。有攜以南者。家叔祖話山翁。家叔訥菴翁見之。謂是有裨於學者。非獨可以教靈壽諸生也。遂謀付梓。旣成。而寄於京師。命隴其自序之。隴其不敏。雖嘗有志於學。而不得其要領。中年涉獵先儒之書。始若稍稍望見涯涘。而質鈍功淺。終未得入其堂奧。自汨沒簿書以來。益復鹵莽常思乞身歸田。整理書生舊業。與同志之士。講求討論。或可追隨先儒之萬一。而一官羈絆。尙未得遂。至於此編。因於諸生。有一日之長。職當竭其愚。故據胸中一時所得告之。以稍追尸素之慚云爾。非能著書講學也。若其拳拳于諸生者。則有之矣。董子有言。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云。佛氏之言。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此二者。學之大綱也。大綱不差。然後可漸而進焉。自明中葉以來。學術壞而風俗乖。卑者迷溺於功利。高者沈淪於虛寂。視董子程子之言。若茹毛結繩之不可復行於後世。不知有大綱。又何論其他耶。是世道之憂也。故嘗以爲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墦。賤鬻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而是編之中。亦三致意焉。此隴其所嘗奉教於君子者也。或有小補於世。意在斯乎。若夫擴而充之。探其深而盡其微。則尙願與學者共進之焉。時康熙庚午十一月。長至前六日。當湖陸隴其書於京邸靈中坊之顏巷。

松陽講義目錄

卷之一

大學

大學之道章

康誥曰克明德章

湯之盤銘章

詩云邦畿千里章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章

所謂誠其意者章

所謂脩身章

所謂齊其家章

所謂治國章

卷之二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中庸其至矣乎章

舜其大知也與章

回之爲人也章

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子路問強章

素隱行怪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道不遠人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章

鬼神之爲德章

卷之三

中庸

舜其大孝章

武王周公章

自誠明章

其次致曲章

誠者自成也章

故至誠無息章

大哉聖人之道章

仲尼祖述堯舜章

惟天下至聖章

惟天下至誠章

衣錦尚絅章

卷之四

論語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子曰君子不重章

子禽問於子貢曰章

有子曰禮之用章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卷之五

論語

子曰道之以政章

子曰吾十有五章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子曰視其所以章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子張學干祿章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章

季康子問使民敬章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子曰里仁爲美章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子曰人之過也章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子曰君子懷德章

卷之六

論語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顏淵季路侍章

子曰已矣乎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子華使於齊章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子游爲武城宰章

卷之七

論語

樊遲問知章

子曰知者樂水章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子曰默而識之章

子曰德之不修章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顏淵喟然歎曰章

子曰後生可畏章

卷之八

論語

先進於禮樂章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子張問善人章

子路問聞斯行章

顏淵問仁章

仲弓問仁章

司馬牛問君子章

子張問明章

足食足兵章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章

卷之九

論語

子適衛章

鄉人皆好之章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克伐怨欲章

子路問成人章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君子道者三章

莫我知也夫章

子路問君子章

女以子爲多學章

卷之十

論語

君子義以爲質章

吾之於人也章

君子謀道章

知及之章

益者三樂章

見善如不及章

子張問仁章

子欲無言章

卷之十一

孟子

伯夷非其君章

卷之十二

孟子

王者之迹章

君子之澤章

仁人心也章

鈞是人也章

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孔子登東山章

仁也者人也章

松陽講義卷之一

大學

清 當湖 陸隴其稼書氏著

大學之道章

這一章是五經四書的綱領。明白得這一章。五經四書都在其中了。要明白這章書。不必另出意見。只將朱子章句或問細細玩味。便洞然了。今日所以不可不講者。因明季講家將這章書都講亂了。不將異說掃去。不免反被他淆惑。能辨得異說之非。則愈覺朱子之解有味。而聖學曉然在目矣。這章大意。只是序不可亂。功不可缺。綱領如此。條目亦如此。自明季學術淆亂。各立宗旨。或以明明德爲主。或以止至善爲主。或主修身。或主誠意。或主致知。或主格物。或主明明德於天下。三綱領八條目。幾如晉楚齊秦之遞相雄長。其說雖不同。總之朱子欲分爲三爲八。諸家則欲合爲一。以分爲支離。以合爲易簡。而聖人立言之旨。汨沒久矣。故今講此書者。只要曉得序不可亂。功不可缺。便知一切牽合宗旨。都是亂道。三綱領還他三件。八條目還他八件。方是朱子之意。方是聖人之意。至於大學二字。對小學說。不對異端曲學說。若對異端曲學。則小學亦大矣。灑掃應對。何等正大。所以朱子特地編成小學一書。教人先做了小學工夫。然後做大學工夫。一段喫緊爲人之意。至爲真切。明季講家反嫌其粗淺。不肯依此講。可謂大誤。今當悉遵朱子。其他種種與朱子背謬者。不可殫述。應悉改正。吾輩今日學問。只是遵朱子。朱子之意。卽聖人之意。

非朱子之意。即非聖人之意。斷斷不可錯認了。但有一說。未有朱子章句或問時。這章書患不明白。既有朱子章句或問。這章書不患不明白。只怕在口裏說過了。不曾實在自家身心上體認。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聖賢諄諄切切。決不是專爲人作時文地步也。切宜猛省。

首節

格致誠正修備。然後可謂之明。此明字。與中庸明善之明。端主知見言者不同。又大全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衆理應萬事。德也。此說亦不是。虛靈不昧。是德之明處。具衆理應萬事。亦是德之明處。淺說曰。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最是又虛靈不昧。與具衆理應萬事。雖是兩層。卻不可截然分開看了。虛靈不昧。朱子所謂靈的是心。是以氣言。具衆理應萬事。朱子所謂實的是性。是以理言。然虛靈不昧四字。離不得具衆理應萬事。若非具衆理應萬事。雖有知覺。叫不得虛靈。故北溪陳氏曰。理與氣合。所以虛靈。

章句講明德。雖從天命之性說起。與中庸天命之性無二。至講上明字。示學者下手工夫。則止曰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不及未發。是格致誠正修。皆屬中庸致和一邊工夫。而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者。大學則固未之及也。緣大學一書。是初學入德之門。故只從發動處說起。且先有小學主敬一段工夫在前。非若中庸是一貫之學。必合動靜言之也。大學之格致誠正修。猶論語之非禮勿視聽言動。皆是制乎外以養其內之功。

章句解至善。只云事物當然之理。是就萬殊處說。未嘗就一本處說。不過明新。皆要無過不及。到恰好

處而已。大全玉溪盧氏乃曰：至善乃太極之異名，而明德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體，乃吾心統體之太極，見於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用，乃事物各具之太極也。此解得太深，非聖經指點初學之意。與朱註乖違。又或問以至善爲明德新民之標的，是以準的言，不是以究竟言。故李敬子問至善，乃萬理明盡，各造其極，然後爲至。朱子答曰：至善是自然的道理，如此說不得。見於文集淺說，乃曰：以之爲標的，以之爲歸宿。曰歸宿，則是要其極至者而言。看作中庸不顯篤恭，孟子大而化之境界矣。亦與朱註乖違。至若王陽明謂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求諸心，心即理也。指心爲善，更屬亂道，不足論矣。

新民之止至善，蒙引有二說。一說謂主在上新民者而言，非謂民德之新，亦皆必止於至善也。一說仁敬孝慈信，以此自盡者，明明德之止至善也，使人皆有以盡乎此者，新民之止至善也。存疑從後說。蓋以朱子曰：在他雖未能在我所望他者，不可不如是也。若如蒙引前說，則將有爲拙工改廢繩墨之弊。知止節

朱子答李敬子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難以一概論也。朱子之意，不欲將得知得，坐定作一貫看。蓋知得中，又各自有層次。

定靜安慮四字，在知得之間，與別處不同。存疑所謂，此是知邊靜，日用之間，動靜不一，此靜固自如也。其實誠正修內，節節有箇定靜安慮，但經文所指，則端在知邊耳。吳氏季子講定靜安慮，皆浮泛不切，能慮最難，事有猝至，有難投，有關利害，有介疑，似平日講究，都靠不得，究竟不能慮，亦是知不熟，欲到

能慮地位無別法。只是知止工夫熟而已。定靜安慮都是知止工夫。愈進而愈熟。方正學取王文憲諸人之論。欲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後。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謂與孟子堯舜之知不偏物。正相發明。蒙引存疑亦以爲然。此是蒙引存疑一大差處。以知本屬格物。雖若合於孟子不偏物之意。而習靜良知之學。以讀書窮理爲支離者。亦得托焉。遂謂知本是知之至。知本之外更無工夫。其弊可勝言哉。明季豐坊又依傍蒙引諸家之說。作僞石經大學以欺世。無忌憚尤甚。

物有本末節

物有本末之物。若依蒙引移作格致傳。則與格物之物同。若依章句。則物有本末之物。指明德親民。是以物之大綱言。格物之物。指事物之理。是以物之散殊言。雖其歸則一。而所指不同。今人牽合爲一。則誤矣。聖人言語自有次第。如物有本末節。章句只說結上文。至古之節。又自從條目中分箇先後。非上節預起之也。玉溪盧氏謂物有節。不特結上文。又以起下文。則不知語言次第矣。後人因此遂將下文六箇先字。應知所先。七箇後字。應知所後。謬甚。

蒙引謂知止知字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在知止之前。呂晚村謂此猶中庸知遠之近之知。

古之欲明節

蒙引謂意者。心之萌也。心該動靜。意只是動之端。諸儒分別心意。無如此明白。

語類載朱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林格所記。則云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又